



天津社會教育辦事處



孫子十家註卷七

孫子十家註卷七

曹公軍爭篇

曹公曰兩軍爭勝也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王皙曰爭者趨利

交陣而

者爭利得利則勝宜先審輕重計迂直不可使敵乘我勞也張預曰以軍爭為名者謂兩軍

刺家

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算恭行天罰

受君命伐叛逆

合軍聚眾

孫子十家註卷七

曹公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為軍陳 梅堯

臣曰聚國之眾合以為軍 王皙曰大國三軍總三

萬七千五百人若悉舉其賦則總七萬五千人此所

謂合軍聚眾之張預曰合國入以為軍聚兵眾以為

陳

交和而舍

曹公曰軍門為和門左右門為旗門 御覽旗以車為

營曰轅門以人為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為交和 李

筌曰交間和雜也合軍之後疆弱勇怯長短向背間



雜而作之力相兼後谷諸營壘與敵爭之 杜牧曰  
周禮以旌爲左右和門鄭司農曰軍門曰和今謂之  
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敘和出入明次第也交者言  
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對也 賈林曰舍止也  
士衆交雜和合而止於軍中趨利而動 梅堯臣曰  
軍門爲和門兩軍交對而舍也 何氏曰和門相望  
將合戰爭利兵家難事也 張預曰軍門爲和門言  
莫與敵對壘而舍其門相交對也或曰與上下相交和  
睦然後可以出兵爲營舍故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  
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

孫子十家註卷七

二

莫難於軍爭

曹公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 杜佑曰從  
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軍門謂之和門兩軍對  
爭交門而止先據便勢之地最其難者相去促近動  
則生變化 據通典補 杜牧曰於爭利害難也 梅堯臣  
曰自受命至此爲最難 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利  
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 杜佑曰敵途本迂患在道遠則先處形勢之地故曰以患爲利 杜牧曰言欲爭奪先以迂遠爲近以患爲利誑給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 陳暉曰言合軍聚衆交和而舍皆有舊制惟軍爭最難也苟不知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者卽不能與敵爭也 賈林曰全軍而行爭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若不得其地則輸敵之勝最其難也 梅堯臣曰能變迂爲近轉患爲利難也

王皙曰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皙謂示

孫子十家註卷七

三

以遠者使其不虞而行或奇兵從間道出也 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由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隨逐鄉導由直路乘其不備急擊之雖有陷險之患得利亦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鄉導不能得地利是也 張預曰變迂曲爲近直轉患害爲便利此軍爭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

者也

通典知上有先字非



曹公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至者明於  
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杜佑曰已外張形勢迴從  
遠道敵至於應爭從其近皆得敵情誑之以利據通  
典補

李筌曰故迂其途示不速進後人發先人至也用  
兵若此以患爲利者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爲直是  
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  
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  
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  
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

孫子十家註卷七

四

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  
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  
增壘秦閒來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秦將大喜曰  
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奢  
既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  
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  
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  
大破之闕與遂得解賈林曰敵途本近我能迂之  
者或以羸兵或以小利於他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



赴也 梅堯臣曰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  
其至爭之也能知此者變迂轉害之謀也 何氏曰  
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則當行之途示以  
迂變設勢以誘敵令得小利縻之則出奇之兵雖後  
發亦先至也言爭利須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下云分  
合爲變其疾如風是也 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則  
勝凡欲近爭便地先引兵遠去復以小利啗敵使彼  
不意我進又貪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  
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  
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  
以迂爲直之謀者也

孫子十家註卷七

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

通典作衆爭爲危鄭友賢同按注云本作衆爭爲危是故書正

作軍

曹公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 杜佑曰善者

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言兩軍交爭有所奪取得

之則利失之則危也

據通典補

李筌曰夫軍者將善則

利不善則危

杜牧曰善者計度審也

賈林曰我

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爲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



軍之衆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也 梅堯臣

曰軍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 又一本作軍爭爲利

衆爭爲危 何氏曰此又言出軍行師驅三軍之衆

與敵人相角逐以爭一日之勝得之則爲利失之則

爲危不可輕舉 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爲利庸人爭

之則爲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原本舉作故誤今據通典改正按鄭友賢亦云衆爭爲危者下所謂

舉軍而爭利也

曹公曰遲不及也 杜佑曰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

孫子十家註卷七

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逮 李筌曰輜重行遲 賈

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以舉軍往爭

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奇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

謀則我先而敵後也 梅堯臣曰舉軍中所有而行

則遲緩 王皙曰以輜重故 張預曰竭軍而前則

行緩而不能及利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地又言出軍皆輜重

曹公曰置輜重則恐捐棄也 杜佑曰委置庫藏輕

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皆悉棄



捐 李筌曰委棄輜重則軍資闕也 杜牧曰舉一

軍之物行則重滯遲緩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

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 賈林曰恐敵知而絕我

後糧也 梅堯臣曰委軍中所有而行則輜重棄

王皙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委置重

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為敵所掠故棄捐也

是故卷甲而趨

通典趨下有  
利字者衍

日夜不處

曹公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孫子十家註卷七

七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東仗潛軍夜

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為敵所擒也

若秦伯襲鄭三帥皆獲是也

勁者先罷

原本作疲非也杜佑云  
罷音疲是其初所用字

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通典作十  
而一至

曹公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為擒 杜佑

曰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為擒也疆弱不復相待

率才有一人至軍也罷音疲

原本復作伏卒  
作率今改正

李筌

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為倍道兼行行若如此則



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  
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  
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爲彊弩之  
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追  
孫臧死於馬陵亦其義也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  
軍一日行三十里爲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  
息乃得百里若如此爭利衆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爲  
敵所擒其法什一而至於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  
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

孫子十家註卷七

八

中先擇千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巳午時至者有  
未申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  
得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  
足以抗拒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  
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衆而不能前此可知也陳  
皞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也蓋言  
百里爭利勁者先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九皆疲困  
一則勁者也賈林曰路遠人疲奔馳力盡如此則  
我勞敵佚被擊何疑百里爭利慎勿爲也梅堯臣



曰軍日行三十里而舍今乃晝夜不休行百里故三將軍爲其擒也何則涉途旣遠勁者少罷者多十中得一至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帥也王皙曰罷羸也此言爭利之道宜近不宜遠耳夫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苟日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分勁者能至固已困乏矣卽敵人以佚擊我之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宣王曰吾倍道兼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奢亦卷甲而趨三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并氣積力增壘遣閒示怯以

孫子十家註卷七

九

驕之使秦不意其至兵又堅奢又去闕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之又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且又投之險難先據高陽奇正相因曷爲不勝哉墨何氏曰言三將出奇求利委軍衆韞重卷甲務速若晝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一我勞敵佚敵衆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三將俱擒以此見武之深戒也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



爲倍道晝夜不息爲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渴者不得飲饑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饑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帥必皆爲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況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爲遠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人至五十里五十里而爭利則蹙上將軍其法半至

通典半至上有以字

孫子十家註卷七

十

曹公曰蹙猶挫也杜佑曰蹙猶挫也前軍之將已爲敵所蹙敗李筌曰百里則十人十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至擒也言道近不至疲杜牧曰半至者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賈林曰上猶先也梅堯臣曰十中得五猶遠不能勝趙至誓曰罷勞之患滅於太半止挫敗而已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況百里乎蹙上將謂前軍先行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荅曰此形同而勢異



也且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而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爭利之法蓋與此異矣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通典此下有云以是知軍爭之難

曹公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 杜佑曰道近則

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

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趨利三分之二至 李筌

曰近不疲也故無死亡 杜牧曰三十里內凡十人

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

孫子十家註卷七

十一

梅堯臣曰道近至多庶或有勝 王皙曰計彼我

之勢宜須爭者或亦當然雖三分二至蓋其精銳者

之力未至勞乏不可決以爲敗故不云其法也 張

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大半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

之力庶幾可以爭勝上三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曹公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 杜佑曰無此三者亡

之道也委積芻草之屬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無輜重者

關所供也袁紹有十萬之衆魏武用荀攸計焚燒紹



輜重而敗紹於官渡無糧食者雖有金城不重於食也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故漢赤眉百萬衆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是以善用兵者先耕而後戰無委積者財乏闕也漢高祖無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兖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哉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陳暉曰此說委軍爭利之難也梅堯臣曰三者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王皙曰委積謂薪鹽蔬材之屬軍恃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

孫子十家註卷七

三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曹公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李筌曰預備也知敵之情必備其交也杜牧曰非也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陳暉曰曹說以爲不知知敵人之作謀卽不能預結外援二說並通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能預交鄰國以爲援助



也 張預曰先知諸侯之實情然後可以結交不知其謀則恐翻覆爲患其鄰國爲援亦軍爭之事故下文云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是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公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坑塹者爲

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

不流者爲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

能行師也

通典作堆者爲險水草坑塹者爲沮餘同按此通典誤也御覽塹作坎與張預注同

梅堯臣曰山林險阻之形沮澤澶淖之所必先審

孫子十家註卷七

知 張預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木聚者爲林坑坎者

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

而不流者爲澤凡此地形悉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

利而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通典無能字者脫御覽導作道

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

利也 李筌曰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澁井泉

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卽鹿無虞則其義也

杜牧曰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輟輟之



險隘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芑草  
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  
邑園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盡藏之  
然後不失地利衛公李靖曰凡是賊徒奸相掩襲須  
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林密其  
聲晦其跡或刻爲獸足而卻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  
而幽伏於藜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  
以奪事機注心而視氣色覩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  
觀樹動則可辨來寇之驅馳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

孫子十家註卷七

十四

旗莫若齊而一賞罰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  
敵之動靜而我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 陳  
皞曰凡此地利非用鄉人爲導引則不能知地利也  
梅堯臣曰凡邱陵原衍之向背城邑道路之迂直  
非人引導不能得也 何氏曰鄉導略曰從禽者若  
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  
能獲鹿矣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  
則雖至於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  
歷之地聲教未通音驛所絕深入其阻不亦艱哉我



孤軍以往彼密嚴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況其專  
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  
險則有壅決之害醉行則有暴來之鬪夜止則有虛  
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  
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  
陸邱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  
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  
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  
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嘗使

孫子十家註卷七

五

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害水草處其軍得以無  
饑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  
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爲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  
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爲準厚其頒賞使  
之懷恩豐其家室使之係心卽爲吾人當無翻覆然  
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主人亦可任  
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  
無失矣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  
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鄙人導



之以克武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

堯臣曰非詭道不能立事

王皙曰謂以迂爲直以

患爲利也

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

王皙曰誘之也

孫子十家註卷七

去

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

以分合爲變者也

曹公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也

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爲變化之術

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爲變化之形

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

變化以取勝也

梅堯臣王皙同曹公註

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爲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



相變使敵莫測敵衛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為奇兵  
合則以散為奇三合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

曹公曰擊空虛也杜佑曰進退應機  
御覽補李

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梅堯臣曰來

無形跡王皙曰速乘虛也何氏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其來疾暴所向皆靡

其徐如林

曹公曰不見利也孟氏曰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

孫子十家註卷七

以防其掩襲杜佑曰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

而其大不移李筌曰整陳而行杜牧曰徐緩也

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為敵人之掩襲

也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王皙曰齊肅

也曰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森然謂

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燔

也恐被風勝也

侵掠如火蕭子云正申三遺三合尉繚曰五無

曹公曰疾也杜佑曰猛烈也據通李筌曰如火



燎原無遺草杜牧曰猛烈不可嚮也賈林曰侵

掠敵國若火燎原不可往復張預曰詩云如火烈

烈莫我敢遏言勢如猛火之熾誰敢禦我

不動如山

曹公曰守也不杜佑曰守也不信敵之誑惑安固如

山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駐軍也杜牧曰閉壁屹然不

可搖動也

賈林曰未見便利敵誘誑我我因不動

如山之安梅堯臣曰峻不可犯王皙曰堅守也

何氏曰止如山之鎮靜張預曰所以持重也荀

孫子十家註卷七

子議兵篇云圓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

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移犯之者其角立毀

難知如陰

杜佑曰莫測如天之陰雲不見列宿之象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覩萬象杜牧曰如元

不雲蔽天不見三辰梅堯臣曰幽隱莫測王皙曰

形藏也軍何氏曰暗祕而不測料張預曰如陰雲

蔽天莫觀辰象不可言張預曰暗祕

動如雷霆

原本作雷震按鷓冠子曰動如雷霆本此從通典御覽改正



杜佑曰疾速不及應也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疾

電不及暝目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盛怒也

杜牧曰

如空中擊下不知所避也

賈林曰其動也疾不及

應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

梅堯臣曰迅不及避

王皙曰不虞而至

何氏曰藏謀以奮如此

張預

曰如迅雷忽擊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

迅電不及瞬目

掠鄉分衆

通典御覽作指嚮按諸家俱作掠鄉注云一本作指向又王皙云鄉音向則所見本异耳

曹公曰因敵而制勝也

杜佑曰因敵而制勝也旌

孫子十家註卷七

九

旌之所指向則分離其衆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抄掠必

分兵爲數道懼不虞也

杜牧曰敵之鄉邑聚落無

有守兵大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

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則大小強弱皆欲與

敵爭利也

陳皞曰夫鄉邑村落固非一處察其無

備分兵掠之

掠鄉一作指向

賈林曰三軍不可

言遣故以旌旗指向隊伍不可語傳故以麾幟分衆

故因敵陳形可爲勢此尤順訓練分明師徒服習也

梅堯臣曰以饗士卒

王皙曰指所鄉以分其衆



鄉音向 何氏曰得掠物則與衆分 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邑之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 廓地分利

曹公曰分敵利也 李筌曰得敵地必分守利害

杜牧曰廓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矧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獲地裂之 陳皞曰言獲其土地則

### 孫子十家註卷七

三

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 賈林曰廓度也度敵所據地利分其利也 梅堯臣曰與有功也 王皙曰廓視地形以據便利勿使敵專也 張預曰開廓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之文恐非謂此也

### 懸權而動

曹公曰量敵而動也 李筌曰權量秤也敵輕重與

吾有銖鎰之別則動夫先動爲客後動爲主客難而主易太一遁甲定計之算明動易也 杜牧曰如衡



懸權秤量已定然後動也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

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繚子曰權敵

審將而後舉言權量敵之輕重審察將之賢愚然後

舉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筌曰迂直道路勞佚餒寒生於道路 杜牧曰言

軍爭者先須計遠近迂直然後可以爲勝其計量之

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

軍爭勝之法也 梅堯臣曰稱量利害而動在預知

孫子十家註卷七

主

遠近之方則勝 王皙曰量敵審輕重而動又知迂

直必勝之道也 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

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餒之患而且進退

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

梅堯臣曰軍之舊典 王皙曰古軍書

言不相聞故爲鼓鐸

原本作金鼓通典本作鼓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三引作鼓鐸鄭

友賢同按周官大司馬云鼓鐸鑼鈺之用其作金鼓者後人依下文改之也今訂正

杜佑曰鐸金鈺也

原本云金鈺鐸也按鈺鐸皆軍用形制相近故杜取以況也後人既



改鼓鐸爲金鼓故并其注改之今訂正

聽其音聲以爲耳候

梅堯臣

曰以威耳也耳威於聲不可不清

王皙曰鼓鼙鉦

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爲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爲目候

梅堯臣曰以威目也

自威於色不得不明

王皙曰表部曲行列齊整也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

原本作人避諱改也當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作民下同

之耳目也

杜佑曰齊一耳目之視聽使知進退之度

據通典御覽補

孫子十家註卷七

三

李筌曰鼓進鐸退旌賞而旗罰耳聽金鼓目視旌旗

故不亂也勇怯不能進退者由旗鼓正也

張預曰

夫用兵既衆占地必廣首尾相遼耳目不接故設金

鼓之聲使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

則雖百萬之衆進退如一矣故曰鬪衆如鬪寡形名

顯是也

民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

法也

杜佑曰齊之以法敎使強弱不得相踰

據通典御覽補

杜



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卽今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斬之吳起與秦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材士非令也乃斬之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麾左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王皙曰使三軍之衆勇怯進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爲也張預曰士卒專心一意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進則進當退

孫子十家註卷七

三

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雋者恐進退不一耳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

原本作民

人從御覽改通典變作便非

李筌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所指揮杜牧

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



而戰也軍襲敵營鳴鼓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明  
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荅曰富哉問乎此乃  
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人來襲我壘不得已  
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曰止  
則爲營行則爲陳蓋大陳之中必包小陳大營之內  
必包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遶大將之  
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鉤聯曲折相對象天之  
壁壘星其營相去土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  
通達足以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

孫子十家註卷七

五

十字路口必立小堡上致柴薪穴爲暗道胡梯上之  
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卽以燔燎是以賊夜  
襲我雖入營門四顧屹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  
南北未知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  
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燎火明如晝日  
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向  
俱發敵人雖有韓白之將鬼神之兵亦無能計也唯  
恐夜不襲我來則必敗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卽諸  
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



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網矣故司馬宣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天下之奇才也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雜以居之若有賊夜來斫營萬人一時驚擾雖多致斥候嚴爲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雖有衆力亦不能用陳暉曰杜言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人刻期而戰非也天寶末李光弼以五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之豈止待賊斫營而已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梅堯臣曰多者欲以變

孫子十家註卷七

五

惑敵人耳目王皙曰多者所以震駭視聽使惑我之威武聲氣也傳曰多鼓鈞聲以夜軍之張預曰凡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吳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進吳師分以禦之遂爲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惑以旌旗也

故三軍可奪氣



曹公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李筌曰  
奪氣奪其銳勇齊伐魯戰於長勺齊人一鼓公將戰  
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乃戰齊師敗績公  
問其故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彼竭我盈故克之奪三軍之氣也 杜牧曰司馬法  
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魯莊公將戰於長勺公將鼓  
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  
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  
竭我盈故克之晉將毋邱儉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

孫子十家註卷七

美

馬景王銜枚徑造之欽子鶩年十八勇冠三軍曰及  
其未定請登城鼓噪擊之可破旣而三噪之欽不能  
應鶩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去矣發銳軍  
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鶩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  
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鶩鼓而  
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 王皙曰震  
懃衰惰則軍氣奪矣 何氏曰淮南子曰將充勇而  
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  
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



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有所乘則可矣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含生稟血鼓作戰爭雖死不省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尉繚子謂氣實則鬪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所謂守其氣者常養吾之氣使銳盛而不衰然後彼之氣可得而奪也

將軍可奪心

李筌曰怒之令憤撓之令亂問之令疎卑之令驕則彼之心可奪也杜牧曰心者將軍心軍中所倚賴以爲軍者也後漢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高平第一軍峻遣將軍皇甫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



今來辭氣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後燕慕容垂遣子寶率衆伐後魏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帝斷其來路父子問絕道武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懼以爲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陂 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或奪其氣軍既奪氣將亦奪心 王皙曰紛亂諠譁則將心奪矣 何氏曰先須己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

孫子十家註卷七

五

心固新氣勝者是也 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衆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

是故朝氣銳

孟氏曰司馬法曰新氣勝舊氣新氣卽朝氣也 陳



韓曰初來之氣氣方勝銳勿與之爭也 王皙曰士  
衆凡初舉氣銳也

晝氣惰

王皙曰漸久少怠

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  
氣也 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  
終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 王皙曰  
怠久意歸無復戰理

孫子十家註卷七

无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通典治  
作理此

避諱改  
也下同

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  
之待其惰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己之氣以  
奪人之氣者也前趙將游于遠之敗伊餘羌唐武德  
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用此術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李筌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 杜牧曰司馬法曰本  
心固言料敵制勝本心已定但當調治之使安靜堅



固不爲事撓不爲利惑候敵之亂伺敵之譁則出兵  
攻之矣 陳暉曰政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  
錯雜行伍輕囂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之 賈林  
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亂以我之清淨待敵之譁  
譁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  
元默也 梅堯臣曰鎮靜待敵衆心則寧 王皙同  
陳暉註 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  
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採權智  
萬變而措置之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

孫子十家註卷七

三

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  
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  
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亞夫之禦  
寇也堅卧而不起欒箴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暇  
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養之  
有餘也 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  
以待忿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  
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

通典佚作逸案本書勞佚  
字皆作佚御覽亦作佚

以飽待



飢此治力者也

杜佑曰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閒佚待彼之疲

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勢 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

也 梅堯臣曰無困竭人力以自弊 王皙曰以餘

制不足善治力也 張預曰近以待遠佚以待勞飽

以待飢誘以待來重以待輕此所謂善治己之力以

困人之力也

無要正正之旗

要原本作邀案兵書要訣曰孫子稱無要正正之旗謂行軍前後正治故不可

孫子十家註卷七

三

要而擊之也左氏曰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殲其義可互証又案王皙注云本可要擊亦作要從北堂書鈔太平

御覽改正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公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 杜佑曰正正者整齊

也堂堂者盛大之貌也正正者孤特象也言敵前有

孤特之兵後有堂堂之陳必有倚伏詐誘之謀審察

以待勿輕邀截也此理變詐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正正

者齊整也堂堂者部分也 杜牧曰堂堂者無懼也

兵者隨敵而變敵有如此則勿擊之是能治變也後

漢曹公圍鄴袁尙來救公曰尙若從大路來當避之



若循西山來此成擒耳。倘果循西山來逆擊大破之也。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堂而陳，示無懼也。必有奇變。」王皙曰：「本可要擊，以視整齊盛大，故變。」何

氏曰：「所謂強則避之。」張預曰：「正正謂形名齊整也。」

堂堂謂行陳廣大也。敵人如此，豈可輕戰？軍政曰：「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言須識變通。此所

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御覽背作倍。

孟氏曰：「敵背邱陵為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

孫子十家註卷七 三

迎擊之。杜佑曰：「敵若據山陵，依附險阻。」原本改為

險阻。按此注釋高陵，勿向句也。下背邱勿逆，依據邱陵

句，又有注合注者，刪之。今據通典御覽補正。陳兵待

敵，勿輕攻趨也。既地。原本作馳，從御覽改。勢不便，有殞石之衝

也。敵背邱陵為陳，無有後患，則當引置平地，勿迎而

擊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地勢也。」杜牧曰：「向者仰也。」

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邱

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

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背邱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



可逆戰勢不便也。王皙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何氏曰：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今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從之，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周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邛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卽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陳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步我騎，且卻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竝卽奔遁。張預曰：敵處高爲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弧矢之施發，皆不便也。故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迎之。勢不順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伴北勿從

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卻

原本作兵，今从通典改。

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

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欲以爲變也。

通典作從卒亂，所以多爲變。



李筌杜牧曰恐有伏兵也賈林曰敵未衰忽然  
奔北必有奇伏要擊我兵謹勒將士勿令逐追梅  
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勢不至北必有詐也則勿  
逐何氏曰如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廉頗  
將拒秦於長平秦陰使白起爲上將軍趙出兵擊秦  
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  
壁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  
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閒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  
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聞

孫子十家註卷七

五

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發卒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  
不得食四十六日陰相殺食括中箭而死蜀劉表遣  
劉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夏侯惇李典拒之一朝備燒  
屯去惇遣諸將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  
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惇等果入賊伏裏典  
往救備見救至乃退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同伐  
吐谷渾遂至樹敦卽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  
主先已奔賀真城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攻  
之僞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奪門門未及



闔寧兵遂得入生擒其征南王俘獲男女財寶盡歸  
諸突厥北齊高澄立侯景叛歸梁而閩彭城澄遣慕  
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  
召將帥而語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  
背申明誠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  
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爲  
信爭掩擊遂大敗之唐安祿山反郭子儀圍衛州僞  
鄭王慶緒率兵來援分爲三軍子儀陳以待之預選  
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誠之曰俟吾小卻賊必爭進

孫子十家註卷七

壹

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旣戰子儀僞退而賊  
果乘之乃開壘門遽聞鼓譟矢注如雨賊徒震駭整  
衆追之遂虜慶緒 張預曰敵人奔北必審眞僞若  
旗鼓齊應號令如一紛紛紘紘雖退走非敗也必有  
奇也不可從之若旗靡轍亂人罵馬駭此眞敗卻也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彊氣也 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隨隨臣

季良曰楚人尙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

畏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隨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



不從隨師敗績 陳暉曰此說是避敵所長非銳卒  
勿攻之旨也蓋言士卒輕銳且勿攻之待其懈惰然  
後擊之所謂千里遠鬪其鋒莫當蓋近之爾 梅堯  
臣曰伺其氣挫 何氏曰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  
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  
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  
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  
至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  
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必大今但有獎勵將士廣施方

孫子十家註卷七

三

略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  
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  
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  
經七八月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  
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  
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倚角此寇正在今日  
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  
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遁魏末吳將諸葛恪圍  
新城司馬景王使毋邱儉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景



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日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其歸路恪懼而遁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酉權渠率眾保險阻曜將劉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眾中曰往年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

孫子十家註卷七

七

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眾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生擒伊餘於陳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眾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令眾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食盡夜遁一戰敗之又太宗征薛仁杲於折墘城賊十有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請戰



太宗曰我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  
鬪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  
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賊  
糧盡軍中頗攜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心腹  
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  
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驕悍求戰不得氣憤者  
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  
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  
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將遲明合戰令將

孫子十家註卷七

弔

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先餌之羅睺併軍  
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  
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奪  
於是大潰又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  
銑將文士宏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  
士宏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出荆門盡兵出戰此  
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  
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與  
賊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 張預曰敵若乘銳而來



其鋒不可當宜少避之以伺疲挫晉楚相持楚晨壓  
晉軍而陳軍吏忠之纘書曰楚師輕窵固壘以待之  
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又唐太宗征薛仁果  
賊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當且閉  
壘以折之待其氣衰可戰而破也果然

餌兵勿食

通典作勿貪按李筌杜牧本皆作食御覽亦作食又陳暉云食字疑或爲貪則正本故作

也食

杜佑曰以小利來餌已士卒勿取也

據通典補

李筌曰

秦人毒涇上流

杜牧曰敵忽棄飲食而去先須嘗

孫子十家註卷七

无

試不可便食慮毒也後魏文帝時庫莫奚侵擾詔濟  
陰王新成率眾討之王乃多爲毒酒賊既漸逼使棄  
營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毒作王簡輕騎縱擊俘獲  
萬計陳暉曰此之獲勝蓋非偶然固非爲將之道  
垂後世法也孫子豈以他人不能致毒於人腹中哉  
此言喻魚若見餌不可食也敵若懸利不可貪也曹  
公與袁紹將文醜等戰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  
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卽知餌兵非止謂  
真毒也食字疑或爲貪字也 梅堯臣曰魚貪餌而



亡兵貪餌而敗敵以兵來釣我我不可從 王皙曰  
餌我以利必有奇伏 何氏曰如春秋時楚伐絞軍  
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  
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  
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  
爲城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載土  
以豆覆其上鄧宏取之爲赤眉所敗曹公未得濟而  
放牛馬馬超取之而公得渡又如曹公棄輜重文醜  
劉備分取之而爲公所破又如後魏廣陽王元深以  
也列河誘拔陵竟來抄掠拔陵爲于謹伏兵所破此  
皆餌之之術也 張預曰三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懸  
魚言魚貪餌則爲釣者所得兵貪利則爲敵人所敗  
夫餌兵非止謂寘毒於飲食但以利留敵皆爲餌也  
若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牛馬  
餌石勒之類皆是也

歸師勿遏

孟氏曰人懷歸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 杜  
佑曰若窮寇退還依險而行人人懷歸故能死戰徐



觀其變而勿遏截之原本注云人人有室家鄉國之往不可遏截之徐觀其變而制從通典御覽訂正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

也杜牧曰曹公自征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表與繡復

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

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縱自奇兵以

下十五字原本奇兵步騎夾原本作攻大破之公謂荀

文若曰虜邊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

梅堯臣曰敵必死戰王皙曰人自爲戰也勿遏塞

孫子十家註卷七

聖

之若猶有他慮則可要而擊曹公攻鄴袁尙來救諸將以爲歸師不如避之公曰尙從大道來則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蓋大道來則歸意全循山來則顧負險且有懼心也何氏曰如魏初曹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邊吾歸師與吾死地是以



知勝齊建武二年魏圍鍾離張欣泰爲軍主隨崔慧  
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  
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  
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也前  
秦苻堅征晉至壽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  
澤堅將苻叡竇衝姚萇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  
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邀之姚萇  
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弗  
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後涼呂宏攻段業於張掖

孫子十家註卷七

聖

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  
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  
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宏所敗張  
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韓信  
曰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曹公旣破劉表謂荀彧  
曰虜遏吾歸師吾是以知勝又呂宏攻段業不勝將  
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師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  
之以爲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爲宏所敗古人似此

者多不可悉陳

爭據國論通纂卷之五



圍師必闕孫子兵法曰圍師必闕其三面也

曹公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孫子兵法曰圍師必闕其三面杜佑曰若圍敵平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故使戰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彊救在表當堅固守之未必闕也此用兵之法李筌曰夫圍敵必空其一面示不固也若四面圍之敵必入守不拔也項羽坑外黃魏武圍壺關卽其義也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擊之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傳鎮等相聚入原武城劫掠吏人自

孫子十家註卷七

壘

稱將軍光武遣臧宮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明帝時爲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小挺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卽勅令開壘緩守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大唐天寶末李光弼領朔方軍與史思明戰于土門賊衆退散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以縱之賊見開圍棄甲急走因追擊之盡殲其衆是開一面也

梅堯臣同曹公註 何氏曰如後漢初張步據齊地



漢將耿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  
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故  
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  
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又朱雋與徐璆共討黃巾餘賊  
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城不克雋登山觀  
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急逼  
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  
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  
圍解則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

孫子十家註卷七

四

忠果出戰雋因破之又魏太祖圍壺關下令曰城拔  
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  
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  
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  
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開城遂降又後魏末  
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尔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  
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彊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  
是時神武馬二千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  
神武連繫牛驢自塞歸道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



大破兆等 張預曰圍其三面開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堅戰後漢朱雋討賊帥韓忠於宛急攻不克因謂軍吏曰賊今外圍周固所以死戰若我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其言又曹公圍壺關謂之曰城破皆坑之連攻不下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令人自守非計也公從之遂拔其城是也

窮寇勿迫

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清發闔閭復將

孫子十家註卷七

壘

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覩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 陳偉曰鳥窮則搏獸窮則噬 梅堯臣曰困獸猶鬪物理然也

何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眾討之將軍傅顏言之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



既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  
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  
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則未易  
卒圖也今圍之於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  
援不過於十旬弊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  
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  
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五  
代晉將苻彥卿杜重威經略北鄙遇虜於陽城戎人  
十萬圍晉師於中野乏水軍人鑿井取泥衣絞而吮

孫子十家註卷七

吳

之人馬渴死甚衆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  
殉國我今窮蹙乃率勁騎出擊之會大風揚塵乘勢  
決戰戎人大潰此彥卿爲虜十萬所圍乃窮蹙之寇  
遂致死力求生戎人不悟之致敗也 張預曰敵  
若焚舟破釜決一戰則不可逼迫來蓋獸窮則搏也  
晉師敗齊于鞏齊侯請盟晉人不許齊侯曰請收合  
餘燼背城借一晉人懼而與之盟吳夫槩王謂曰困  
獸猶鬪漢趙充國言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蓋亦近之



此用兵之法也 鄭氏遺說法字下有妙字并述其義按妙字衍通典御覽皆無妙字

孫子十家註卷七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章乃錫校

孫子十家註卷七

七

此用兵之法也 鄭氏遺說法字下有妙字并述其義按妙字衍通典御覽皆無妙字



孫子十家註卷八

遷書彙考卷八 孫子十家註卷八

九變篇 曹公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 王皙

變耳逸詩云九變復貫不知曹公謂何為九或

曰九地之變也 張預曰變者不拘常法臨事

適變從宜而行之之謂也凡與人

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地地無舍 曹公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圯 孟氏曰太下則為敵

孫子十家註卷八

所囚 杜佑曰擇地頓兵當趨利而避害也 李筌

曰地下曰圯行必水淹也 陳皞曰圯低下也孔明

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面高也 梅堯臣曰山林險

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 何氏曰下篇言

圯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去之也 張

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為圯地以其無所

依故不可舍止

衢地合交 原本作交合今從 北堂書鈔改正

曹公曰結諸侯也 李筌曰四通曰衢結諸侯之交



地也 賈林曰結諸侯以爲援 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 何氏曰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 張預曰四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爲交援

絕地無留

曹公曰無久止也 李筌曰地無泉井畜牧采樵之處爲絕地不可留也 賈林曰谿谷坎險前無通路曰絕當速去無留 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境猶不居輕地是不可久留也 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

孫子十家註卷八

二

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 李筌曰因地能通 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爲我患乃可濟也 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出奇謀 何氏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不至於害也 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漢高爲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茲近之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李筌曰置兵於必死之地人自爲私鬪韓信破趙此是也。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王皙註上之五地竝同曹公。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絕不死何待也。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背水陳是也從圯地無舍至此爲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略也凡地

孫子十家註卷八

三

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則敘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爲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旣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敘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曹公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爲變

杜佑曰阨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爲變



也道雖近而中不利則不從也

道雖近已下原本無者脫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杜牧曰

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武陵五谿蠻軍次下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濕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時侯書曰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

孫子十家註卷八

四

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賈林曰由從也途且不利雖近不從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王皙曰途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避殺屯阨陝之閒慮置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聞不過差一二日是也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爲權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

也



軍有所不擊

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 杜佑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隘陷之軍不可攻爲死戰也當固守之以待隙也 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疆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爲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卽須不擊益爲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

孫子十家註卷八

五

中 陳皞曰見小利不能傾敵則勿擊之恐重勞人也 賈林曰軍可威懷勢將降伏則不擊寇窮據險擊則死戰可自固守待其心惰取之 梅堯臣曰往無利也 王皙曰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暫謂餌兵銳卒正正之堂堂堂之陳亦是也 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疆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公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杜牧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爲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

孫子十家註卷八

六

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卒用弼計以滅齊國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間凡四攻寇魏薄攻寇之南宮縣上黨攻寇之臨城縣太原攻寇之河星鎮是寇三城池浚



壁堅芻粟米石金炭麻膏凡城守之資常爲不可勝之計以備官軍擊虜攻旣不拔兵頓力疲寇以勁兵來救故百戰百敗故三十年閒困天下之功力攻數萬之寇四圍其境通計十歲竟無尺寸之功者蓋常墮寇計中不能知變也 賈林曰臣忠義重稟命堅守者亦不可攻也 梅堯臣曰有所害也 王皙曰城非控要雖可攻然懼於鈍兵挫銳或非堅實而得士死力又剋雖有期而救兵至吾雖得之利不勝其所害也 張頌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爲患則

孫子十家註卷八

七

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土句請伐偃陽荀彗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是也

地有所不爭

曹公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 杜牧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伍子胥諫夫差曰今我伐齊獲其地猶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



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有所倚外接羣夷夷中  
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  
禦寇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  
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也

梅堯臣曰得之無益者王皙曰謂地雖要害敵已  
據之或得之無所用若難守者張預曰得之不便  
於戰失之無害於已則不須爭也又若遼遠之地雖  
得之終非己有亦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員諫曰得  
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事於越不聽爲越所

孫子十家註卷八

八

滅是也

君命有所不受

通典上有將在軍三字按蜀諸葛武侯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當是意增

成文杜佑沿襲其語所以致誤也

曹公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

通典拘作徇

故曰不從

中御

據通典補

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闔外之事

將軍制之

李筌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穰苴斬莊

賈魏絳戮楊干是也

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器

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

敵於前無主於後

賈林曰決必勝之機不可推於



君命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梅堯臣曰從宜而行也  
此而上五利也 張預曰苟便於事不從君命夫槩  
王曰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爲  
五利或曰自圯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爲九變謂此  
九事皆不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  
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原本利上有地字鄭氏遺說同按藝文類

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無地字今從刪

杜佑曰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

孫子十家註卷八

九

李筌曰謂上之九事也 賈林曰九變上九事將

帥之任機權遇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

其通變之利變之則九數之則十故君命不在常變

例也 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爲利也 王皙

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 何氏曰孫子以九

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

蓋自圯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

人不得不惑愚孰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爾

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



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聚軍衆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張預曰更變常道而得其利者知用兵之道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反

孫子十家註卷八

十

受害也將貴適變也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安得

地之利張預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

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曹公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賈林曰五利

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

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

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蹙死

關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充兵銳將智



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此五變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孤則擊城勢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王皙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爲五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也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孫子十家註卷八

十一

曹公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賈林曰雜一爲親一爲難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梅堯臣同曹公註王皙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公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爲我害所務可信也杜  
牧曰信由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敵人  
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  
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賈林曰在利之時則思害  
以自慎一云以害雜利行之威令以臨之刑法以戮  
之己不二三則衆務皆信人不敢欺也梅堯臣曰  
以害參利則事可行王皙曰曲盡其利則可勝矣  
張預曰以所害而參所利可以伸己之事鄭師克  
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  
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孫子十家註卷八

三

雜於善而患可解也

曹公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李

筌曰智者爲利害之事必合於道不至於極杜牧

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亦須

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

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

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懈怠卽必爲追

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



也 賈林曰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故措之死地則生投之亡地則存是其患解也 梅堯臣曰以利參害則禍可脫 王皙曰周知其害則不敗矣 何氏曰利害相生明者常慮 張預曰以所利而參所害可以解己之難張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夜潛進逼敵遂致克捷此是在害思利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曹公曰害其所惡也 李筌曰害其政也 杜牧曰

孫子十家註卷八

三

惡音一路反言敵人苟有所惡之事我能乘而害之不失其機則能屈敵也 賈林曰爲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姦人破其政令或爲巧詐聞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饋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 梅堯臣曰制之以害則屈也 王皙曰窮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 張預曰致之於受害之地則自屈服或曰聞之使君臣相疑勞之使民失業所以害之也若



韋孝寬聞斛律光高顯平陳之策是也

役諸侯者以業

曹公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

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韓人

令秦鑿渠之類是也或以奇技藝業淫巧功能令其

耽之心曰內役諸侯若此而勞 李筌曰煩其農也

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乃

可爲也事業者兵衆國富人和令行也 梅堯臣曰

撓之以事則勞 王皙曰常若爲攻襲之業以弊敵

孫子十家註卷八

四

也田常曰吾兵業已加魯矣 張預曰以事勞之使

不得休或曰壓之以富疆之業則可役使若晉楚國

彊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以事之是也

趨諸侯者以利

曹公曰令自來也 孟氏曰趨速也善示以利令忌

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得人之用也 李筌

曰誘之以利 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自來至我也

墮吾畫中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皙曰趨敵之間

當周旋我利也 張預曰動之以小利使之必趨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通典御覽作待之也

梅堯臣曰所恃者不懈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通典作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

御覽兩引并同

曹公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杜佑曰安則思危存

則思亡常有備李筌曰預備不可闕也梅堯臣

曰所賴者有備也王皙曰備者實也何氏曰吳

略曰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

孫子十家註卷八

五

衛不徹警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士況守邊固圍交刃

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襲其懈怠苟嚴

整終事則敵人不至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

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爲陳而吳

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

刁斗吏治軍簿虜不得犯宋然爲軍師雖世無事每

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

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

治思讞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善者也其



次莫如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慎固其封守繕完其溝  
隍或多調軍食或益修戰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  
應卒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常使彼勞我  
佚彼老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而屈人  
之師也若夫莒以恃陋而潰齊以狎敵而殲虢以易  
晉而亡魯以果邾而敗莫敖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  
而自輕斯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  
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 張預曰言須思患而預防  
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孫子十家註卷八

六

故將有五危

李筌張預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公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鬪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  
之 李筌曰勇而無謀也 杜牧曰將愚而勇者患  
也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  
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  
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 梅堯臣同  
李筌註 何氏曰司馬法曰士死不勝言實其謀勝



也 張預曰勇而無謀必欲死鬪不可與力爭當以奇伏誘致而殺之故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將無策略止能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

必生可虜也

曹公曰見利畏怯不進也

孟氏曰見利不進

原本無業

書內孟氏注每先引曹注下增釋之今據御覽補

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

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爲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失利後時反受其殃

李筌曰疑怯可虜也

杜牧曰晉將劉裕沂江追

孫子十家註卷八

七

桓元戰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元兵甚盛而元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鬪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是以大敗也 梅堯臣曰怯而不果 王皙曰無鬪志曹公曰見利怯不進也皙謂見害亦輕走矣 何氏曰司馬法曰上生多疑疑爲大患也 張預曰臨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譟乘之可以虜也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是也

忿速可侮也



曹公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侮致之也

原本作侮而致之也今从

御覽

改正杜佑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

者狷戇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作欺侮李筌曰急疾之人性剛而可侮致也太宗殺宋老生而平霍邑

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褊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敵人如此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也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苻生遣苻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

孫子十家註卷八

六

從之襄怒出戰黃眉等斬之梅堯臣曰狷急易動

王皙曰將性貴持重忿狷則易撓張預曰剛愎

褊急之人可凌侮而致之楚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

以怒之果從晉師遂爲所敗是也

廉潔可辱也

曹公曰廉潔之人可汙辱致之也李筌曰矜疾之

人可辱也杜牧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

師我勢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急則輕侮

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汙辱之如諸葛孔明遺司馬仲



八達以巾幗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濟師魏帝遣辛毗仗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其忿況常才之人乎梅堯臣曰徇名不顧王皙同曹公註張預曰清潔愛民之士可垢辱以撓之必可致也愛民可煩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李釜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救愛其人乃可以計疲杜牧曰言仁人愛民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

孫子十家註卷八

九

爲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可以煩之令其勞頓而後取之也陳皞曰兵有須救不必救者項羽救趙此須救也亞父委梁不必救也賈林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人不好鬪戰辱而煩之其動必敗梅堯臣曰力疲則困王皙曰以奇兵若將攻城邑者被愛民必數救之煩勞也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

困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皞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  
速不恥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喜怒  
也 梅堯臣曰皆將之失爲兵之凶 何氏曰將材  
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故孫子首篇言將  
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 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  
而不知變故取則於己爲凶於兵智者則不然雖勇  
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  
可辱雖仁而不可煩也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孫子十家註卷八

辛

賈林曰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爲大將用兵必敗也

梅堯臣曰當慎重焉 張預曰言須識權變不可執

一道也

孫子十家註卷八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 章錫 金肇麒 校



